

古

奏

議

刻古奏議引言

余不佞有臆見每與友執商之謂
讀子不如讀史蓋子之精者未必
實裨於道德身心而其粗者徒以
恣沈瀆繆悠之說士操小慧輒模
擬渺忽以自逃拙此非諸子負讀者

抑讀者負諸子耳迺若上下今古
莫覽媿慝備經緯之奇闡運會
之變非史莫究其大者足佐謀幄
訂金匱石室之秘函而小亦鉛刀
鎚皆有實用夫士誠厚自負亦欲
游見於天下後世豈其揣摩簡練

不熟諳古昔而能空券應敵者批

奏議亦史之一斑也臣子一念忠藎

登對或未能盡退而輟輒悅其語以

冀採錄其間兵農錢穀呈緯輿圖

以及夷狄不惟洞徹於胸中抑且洞

徹於筆下而後能徼飛蟲之弋獲三

代而下漢惟晁賈唐有宣公宋則子
瞻皆通達詳贍以日月之誠奏金石
之語讀之無不感動而為其主者或
效或不效反不若海大魚片言收功
而優旃長短之譎免陛楯於立兩也
惜哉今其書具在古今不甚相遠按

而行之政有恰中時弊者猶醫有禁
方岐黃豈嘗執足求度而千載之下
罔不立驗士君子亦以理揆勢以勢審
機以機合情以情傳理語入九閭而
澤溥於中外遠近不甚榮施歟而奏
議其禁方矣不則空無所操而動欲

決人生死於頃臾即盧扁其將能乎
余友黃貞父才情超邁而能沉之以
博識其於史二十一家靡所不讀間有
揚摧為帳中之秘未欲示人茲選特
靈魃鳥課二三子者耳而吳君德聚業
付之梓甚矣吳君之嗜貞父也然天

下有未知讀史與有意讀史而未能
辨全書者此以上其一斑則德聚與
有勲德矣余因嘉其意而樂為之
序如此

萬曆辛丑夏季朔渤海吳之鯨
書於西湖之朗閣

古秦議目錄

秦

說趙肅侯

蘇秦

說齊閔王

諫魏王書

魏無忌

說秦昭王

范雎

初見秦王

韓非

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

漢

至言

賈山

陳政事疏

寶誼

論積貯

請封建子弟疏

諫放民私鑄疏

論貴粟上

晁錯

言兵事

論募民徙塞下事

論守邊備塞事

奏吳王書

枚乘

賢良策一

董仲舒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論限民田

賢良策對

上書諫獵

諫伐匈奴書

言世務書

言世務書

諫伐閩越書

化民有道對

公孫弘

司馬相如

主父偃

嚴安

徐樂

淮南王安

東方朔

諫起上林苑疏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上屯田奏二

上屯田奏三

條災異封事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諫起昌陵疏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政治得失疏

罷邊備議

侯應

論神恠

谷永

罷珠厓對

賈捐之

毀廟議

劉歆

論王氏書

梅福

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陳時政所宜疏

桓譚

鑄錢議

劉陶

書對

楊賜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唐

論佛骨表

韓愈

復讐狀

禘祫議

駁復讐議

柳宗元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陸贄

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能論事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論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其六論兼併之家私歛重干公

宋

論水災疏

歐陽脩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且牽復劄子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滄等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史館曆日狀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論臺諫等官言事未蒙聽允狀

議學狀

論西賦議和清以五問請大臣狀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王安石

審勢

蘇洵

審敵

御將

田制

疆強

心術

上神宗皇帝書

蘇軾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思治論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五

決壅塞

敦教化

省費用

統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

策斷下

制策

論冗兵

蘇轍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臣事策九

民政策四

百
五
言
一
金
民政策五

民政策八

民政策九

議經費劄子

講官議

曾鞏

古奏議

江夏黃汝亨貞父甫評選

說趙肅侯說

蘇秦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
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
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
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
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
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
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
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則割河外，韓魏
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魏

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執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各山大川之限，稍

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

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王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

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
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
後。韓守城。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
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
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
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
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
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擇文安民在令從而一說也。齊楚燕魏以畔秦而
秦攻則六國互相救。文有謂國有歸着是用世之
文不但以押韻詞說之工。

說齊閔王

蘇秦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執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執。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

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鶩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鬪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

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脅，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而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疆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

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
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
行此則名號不讓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
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
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用幣
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
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
知其然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
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
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

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
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
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
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
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蓄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金
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
義。則霸天下可踰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
形之理者。不紆緩。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
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
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

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今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

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王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醢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禱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甚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

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歿，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自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譽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

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
處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
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
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
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
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
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
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
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
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

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
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
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閭閻吳起之
特禽之戶。內千丈之幟。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
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箏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
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
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
王者。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
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
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

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歿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笞使

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

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
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不先兵不王怨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此鬼
谷陰謀而揣摩之精
以後爲先以遠爲主是以退爲進皆陰符之言
只後起寄怨一意而余蓋謂折如勁弩穿葉激箭
入竇讀之神暢而氣高

諫魏王書

魏無忌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劊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

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坭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

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
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
縣昆陽與舞陽隣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
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
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
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
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圉中邊
城盡拔文臺墜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
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
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

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其寧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重賢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存韓安魏而利天下。二
議大暢

復說秦昭王

范雎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國。弊御於諸侯。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戈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危言刺心

蘇子曰無王耻秦怒而激之也

初見秦王

韓非

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歿言不審亦當歿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怯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

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
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鑪炭斷歿
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歿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爲之
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
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
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
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
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
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困疇
荒圉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

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相隣。禍廼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

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王置宗廟令帥天下西
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
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
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
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弱齊燕中陵三晉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
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王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
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
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

固已無戰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襍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爲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爲齊矣。中。滹沱以北。不戰而已。爲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

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魯、魏、拔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編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迺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迺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

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頻士
民病蓄積索田墾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至甚固願
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
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
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
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爲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
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
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
月城且拔矣。襄王錯龜數策占兆以眎利害何國可
降而使張武說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

之。秦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結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無不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文如排山布勢，今日耳。秦發韓子之本邑，在峻法立威而言秦強天下弱，亦即從賞罰號令入說。

諫秦王逐客書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克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
猶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篪、彈箏搏箏、而歌呼鳴、
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
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篪、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造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
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
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
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
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

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累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通篇都借容形主用反則正矯厲而開闔○如湧波出峰應接不暇○如此辯口乃爲趨高所弄○焚詩書殺豪俊斯所不欲逐者惡客耳乃亡秦哉

至言

賈山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積木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官。

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
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
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歿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
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
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
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

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歿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闢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歿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

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
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
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
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誦於
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
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
餽。執爵而醕。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
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目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往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

世不相復也。故歿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歿纒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詐，退諍諫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

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步，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示廟之祭而必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

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
訢焉。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
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
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
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
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
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
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
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
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

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

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
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
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
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
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
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減矣夫士修之於家而
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
執事之大者也

情激而文婉按古借秦無限翻覆無限頓挫讀之
令人神動

一射獵耳至借秦為喻杜邪萌也其言切直而純
慤○

陳政事疏

賈誼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諄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必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與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

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急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虜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不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消。其次。屢得。

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誘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忿，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

爲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
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虜幸
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
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䟽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
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
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
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
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籠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
諸。侯。王。皆。衆。髓。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
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
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是。疆。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亾。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道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
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
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
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
各爲藩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宅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

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亾。聊失全。不治必爲錮。

疾後雖存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若跋蹙元
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
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亾分地以安
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
又若跋蹙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
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
下也。今匈奴媢媢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
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

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臣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管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

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
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
百里外威今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
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
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純
之裏縵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墻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

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亾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耜，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亾幾耳。然并

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亾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

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
因恬而不知恠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爲適然耳夫移
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
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
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
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堯子曰禮義廉耻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使堯子愚人也則可堯
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
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

十五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統、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凶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

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
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
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
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
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狹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
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

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齒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

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
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
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
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
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
舛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
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

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
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
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收。此以
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
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
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

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亾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虐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亾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亾。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

隸。亾。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屐。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

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學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王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亾耻、隼詬亾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王上有敗、則因而撻之矣、王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祿下至衆、而王上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亾耻俱苟
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
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
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亾別者，不曰汙
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
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
呵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
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
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上不使粹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亾，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

市。委。請。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通國體入人情藥石著龜莫喻其當文章層疊
馳驟古策深契本原經術之軌從橫策士之風
令賢良醉心茂才短
氣真千古書疏之冠

賈精而露董粹而寬但三
代以下近道之器第較近

論積貯

賈誼

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
老。易于而斃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海。則畜積充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

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駁游民歸農者不是積貯至計
而尚未詳所以設而農之法

請封建子弟班

賈誼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歷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今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

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亾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
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
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
亾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
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
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已疏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分其勢矣此則欲
借重淮陽代親王以控制南北所謂身使臂之
勢而藩樹固國長久之策也萬年之後傳之老
母弱息景帝見矣彊特不幸而謀計爲禍乃使
主父偃行之賈生著論哉先王建萬國親諸
侯王帛巡迷九州一體何嫌何疑而分制之曰

三代之王不作也德衰則維勢
節之計漢事也亦萬世之計也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

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二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呂術斂之。重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呂照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慈魯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又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論貴粟

景緝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不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遑湯禹，加以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王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亾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亾饑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亾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重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一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亾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亾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謀。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願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王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亾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陳農家苦而論明主務農貴粟此王佐之言讀至入粟拜爵免罪是賣法集利也人主所以操天下以作淫邪救過趨善獨此賞罰賞罰不重損信存食雖有粟烏得而食蓋錯特為瞻國良策而于古者井田什一勸農與理之意大相遠矣亦霸之餘術也○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以前

可字字

言兵事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
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
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水
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
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
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
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
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中木蒙籠，支葉茂接，此
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

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避害。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勤勞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

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
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
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
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
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
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
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繁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王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論募民徙塞下事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不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心所以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也。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亾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東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亾識，唯陛下財察。

錯言秦開國，外，民之亂，故諱募民徙塞事處，罪宜而文，亦天之大第。

論守邊備塞事

晁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倉戍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復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糲。去。糲。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陞。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陸。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

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
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
田器廼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
婢贖舉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
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
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
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
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徒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天相去遠矣。

募民徙塞下常居而不遠戍使習其
勞守○論貴粟與備邊特募買爵法

奏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
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
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衆之執不出反
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
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
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
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
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
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
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

中焉可謂矣。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
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
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
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大量。徑而塞。差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
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
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
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
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事難直指借喻隱刺層疊不復續接
無浪忠心事緒煩而不能可謂妙才

賢良策一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
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

之調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箠紼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亾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

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
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
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
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
或壽，或仁，或嗣，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
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桀紂行暴則
民鄙。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

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綬之所條。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
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玉之所
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
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
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瑞。然大
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
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

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

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

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

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并。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亾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

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武帝制策言：天命性情，治亂符應，皆高顯雄畧，而踈缺於身心教化大道之本。仲舒首言：天人相與，修人則天應。曰：勉強曰：任德去刑，曰：正心更化，推治于道，反道于身，儒者之言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既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大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服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死
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主不琢。賢
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然則常主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
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授諸位。爵祿以
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
武王行太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
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
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

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土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

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勸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養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寔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留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存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重賞臣之罪今勿論也

建忠

卷之八
賢良策

昔者化在
其德在也
之德
養天下賢士而歸重于長吏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

具唯聖人虛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一

叨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

以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

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

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

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

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嘗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

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
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
也冊曰上加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
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
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
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
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
惡之相從如影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
寢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
至故桀紂雖下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
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

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偏者
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
以揀益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
其舜。虐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
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
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

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

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虛此民之所。

以鬻鬻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
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
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
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
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
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
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
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
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
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菽。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嶸嶸。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

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其酒質清而味甘，登高冬閱，醫波峻爽，疏快精妙，法
以古明，今以人明，天元
加小八，子淋酒與刑。

論限民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大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
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富建阡陌貧無立錫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
之富今世正坐此○井田無論難復限田亦難
卒行若刑游惰崇本業法無併恤良弱邑令
與民親里閭有公正亦富民化俗之一端也

賢良策對

公孫弘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卽不爭。理得則不怨。有

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
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
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晝衣冠
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
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
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
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

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
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
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
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
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
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
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
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
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
洪水傳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

公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
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文地
理人事之紀也。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大都法解之言論
和順逆害是情理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方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幸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兇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以文上幸諫獵行其小忠

諫伐匈奴書

王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飢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二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
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
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
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
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
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
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
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
使天下芻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
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
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
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
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
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
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毆。所以爲業也。天性固

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
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
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
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敵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
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
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
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漢書卷之六十五
李斯漢成之諫侯
意亦疏專一法後議

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官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未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

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陲弱。暴暴。田常篡齊。六卿分晉。金爲戰國。此民之始。

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虞亦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挽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

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之絕越人擊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時教使

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羗，隸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前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遁，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割，帶脅

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威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大意在無常兵難救。注侈。○使貧富不相運以和其心。此一語精甚。

言世務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王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驅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伶儻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伴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

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
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
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
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安民使無土崩之勢此名言也於武帝時更屬當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蓋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歿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險，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成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

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酬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灰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饋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癘熱。暴露水居。蝮蛇蠶生。疾癘

古史考卷之四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歿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笏弒而殺之
甲以誅歿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得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
其土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勑食糧之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
勞倦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
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散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
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
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必徵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向而聽斷號今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垂德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馬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歎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歎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絳、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組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本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堆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禿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文選卷之四 武帝對策 蔡文雖短少却破的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鑿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質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今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窮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版作九市之官而諸侯
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厥意，犯隆指，罪當萬死，
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作優富之者而極爲法言危論

救太子書

壹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諷。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

命以迫甕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
路。歸。寒。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
獨。寃。絀。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遁。逃。
子。益。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
營。青。蠅。止。於。藩。豈。第。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往。者。江。克。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威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
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
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
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
且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特至之言奈何無救○不聽此言甚簡矣及歷亦
三老歎之二元少言得效幾與四皓同功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徵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天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威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宮，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

心實禱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幽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益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必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汗。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
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於漢宣時爲對病之藥而狀酷吏深狹言言可涕
真千年刑箴也此在江陵時亦切今時則病獄煩
而少斷

上屯田奏一

趙克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疊，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
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
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
隄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
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
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克入金城郡益積畜
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
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趙克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眾、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賑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歎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

也。治隍陁中道橋，今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

老將多筭如印印光字字如錐其有用之文非爲
文者也

上屯田奏三

趙克國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寒列隊。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稽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
關具。燧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祝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得。隍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媿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

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

陛下省察、

其語如曰其畫如石無語可復真老臣也漢疏中
賈生造董子摯臯大夫精殖將老唐陸宣公之委
至宋文忠公之風神皆所謂絕代佳人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眚眚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祿死無所恨臣聞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涿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旣沒罔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盥粢盥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化之哀謀之其滅則具是違謀之不滅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
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
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
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
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哀今之人胡憮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
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鷗退飛。多糜有蛾。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蝮螽。蝻。蠱。午並起。當是時。禍亂。

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管

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徃徃群朋將
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
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
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
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
日月無光雪霜夏墮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
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
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
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

於春秋乎原其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
並進者。由上多忌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
之。則賢人退而全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自開群枉之門。讒邪並進。則衆賢退。群
枉盛。則正士消。以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
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
也。詩又云。雨雪熙熙。見暉聿消。與易同義。昔者縣共
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
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

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宜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

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
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恤也昔
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
傅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
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
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
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
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詆詆數設危險
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

以不直宜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文四六段次亭有響
術有風議爽然成篇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

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竊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始乘朱輪華轂者，

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
事用權、五侯駙、奢僭威、並作威福、擊斷目恣、行汗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
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
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
不遺、遂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
權、數稱燕王、蓋王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
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

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自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

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大臣不密。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徃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危激之言讀之毛野
次第古今得失併照刷收煞處大是文人之口

諫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益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

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
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
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
使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
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
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
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
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
厚衣之以薪、蔽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

丘壙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壙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知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廬傳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情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

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喜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鳥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管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官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

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圍，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管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

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䟽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業光昭五帝三王而頌與皇秦胤萬世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察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有... 得失... 此... 人... 神... 文... 情... 至... 文...

章之... 類...

而安之... 且... 持... 論...

不... 司...

天下... 孝... 心... 無... 所... 泊... 寶... 多... 不... 可... 無... 所... 論... 易... 王... 孫... 小... 國... 名... 教...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舉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䟽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謙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

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效。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大漢書
禮之書亦大聖安危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粢粢在茲、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
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
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平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正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舍義宜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未求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益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類也。舉錯動作物違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覲以禮樂饗禮。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有爵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精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

天下幸甚

漢儒傳經之文澤于道次則劉向
匡衡孫休經行其言燦然存遠也

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勸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䟽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 Upper 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

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執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六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執事者天下之勳，幹治天下者審所尚，此最是理要。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肩頸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障，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羗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僮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羅成卒省侯。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書未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未持至安威制百變之長策也

爭生事不為罷是塞
備其可乎計議精也

論神侏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擊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
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
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
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
僞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
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案震動海內元
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瞑目扼擊言有神僊祭
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
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導
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
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下距絕此類。毋
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聖神惟是法
感一大議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平。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
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
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
之事。錄昂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懷
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削南海以爲八郡。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歿於
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輒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
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
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念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動亂謹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
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
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歿，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
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屯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
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
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閩東爲憂。

矣。若一何專恣，而小益與文俱屬老手。

毀廟議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玃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玃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玃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昂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迺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

掖以鬲。媯羗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

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

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

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讀揚之辭珠片句武帝贊作其稱之云矣又讀劉
歆毀腐漢復令人進英雅駁世之想愛之損德在
行食而多功在改制度易舉色孝章六經典儒術
拔茂才進張瑜不相掩也予以爲有漢子孫不宜
遺議毀而獨以其控御驕虜一節爲首功而世宗
之則建後世好大之弊

論王氏書

梅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
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
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
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
說至言出爵不待庶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
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
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
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
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者對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長，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罷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

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蕙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雋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

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闕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獻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剛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

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比卜之一
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
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
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
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
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
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
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
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
也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先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上然德陽之亦亡及已

文苑石錄其言：自霍光以來此論但知梅先主宜入高士傳不知其抱憂國用世之才乃爾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臣聞六經之治，賢於未亂；兵家之勝，賢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剛之以秦始皇之殲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
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
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陁。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
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以臨

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圖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
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
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諫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
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恒之壘探
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
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
閭郡縣而置之雲徼靡卷後無餘苗惟北狄爲不然

真中國之堅商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具
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
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
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
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
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

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力燭而語茶固是子雲奇致甲之正

陳時政所宜疏

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剛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

夫其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歿。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

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
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
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贖山贖罪如是則
讐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
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
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貸中家子弟爲
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
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
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
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

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坐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其所議時政特禁報私仇商賈欲貨役資獄比不一法無甚宏鉅之議文於漢疏中亦平平

鑄錢議

劉陶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則
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見藻之士、
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
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
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
先食後貨、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故授民時、使男不逋、
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
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

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調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義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

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
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
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
鍤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
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
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
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
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
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管傷惶不能監寐伏念當
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

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饑及骨金噬無厭誠恐
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
使愁然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
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絙織枯之末詩
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
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

下矣

文書而骨弱中情有愴

書對

楊賜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綴陳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忿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闖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

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堯共工更
相薦說旬月之間金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
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
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堯舜之言身
蹈絕俗之行繫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
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
陽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
旨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
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
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
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
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悃悃之心
哉。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效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

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討賊匪復吃緊在官府一體規賢臣遠小人
議克國屯田策議老將之畧議武侯出師表按寇
臣之腹語云安在任武侯謂于分任侍中
將軍郭同諸人亦在分任種蠶未代且
據之如二矣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昌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
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習今歲不戰明年
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
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鬚孫吳然困於南陽險
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或潼關然
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
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
稱操爲能猶有此夫况臣爲陛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

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
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
人，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
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
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
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
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
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
此時，曹操帶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
取巴、蜀，以圖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

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闞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之圖，所能逆覩也。

無誇詞，激語。語語裏言不伐，賊王業亦亡，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此以破疑沮者之口而事寔如此，共爲解避。